# 熠熠生辉的红军本色

——记吴江中学老书记杨晶明

刘建平

当我翻阅吴江市(现为苏州市吴江区)的史志,看到介绍红军战士杨晶明的事迹时,绵绵思绪追忆至50多年前……

1965年9月1日,我考入吴江中学,在新生开学典礼上,校党支部书记杨晶明给学生讲话。当时她年近半百,头发花白,戴着眼镜,慈祥中不失刚强。后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她迈着稳健的步履在忙碌的身影。一年后,"文革"狂风骤起,美丽的校园面目全非,到处张贴着污蔑杨书记的大字报。杨书记竟被造反派剪了个阴阳头,勒令扫地冲厕所,还遭受无休止地批斗。只见她沉默无语,顽强忍受,悲愤的眼睛透出坚毅不屈的目光。多少岁月过去了,杨书记那坚毅不屈的目光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她有着史诗般的革命家庭。杨书记的母亲杨肖禹本是淮安大户人家,抗战爆发后毅然变卖家产带领全家走上革命道路,1938年入党,在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和称赞。1948年9月因工作劳累病逝在西柏坡,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亲自撰写碑文予以高度评价。大哥杨道生,1938年入党,为党出生入死,1942年6月被国民党残酷杀害,就义前留下了"中原大地起腾蛟,三字沉冤恨未消。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的不朽壮诗(此诗载入《革命烈士诗抄》)。二哥杨述,1936年入党,一二·九运动组织者、参与者,参加过延安整风和重庆谈判,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二嫂韦君宜,1936年入党,我国著名作家。大弟杨黄霖,1938年入党,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解放后曾在卫生部、轻工业部任职。小弟杨显基,1939年入党,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曾在中科院任职。大姐杨婺辉,金陵女子大学毕业,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小妹杨婺华,1938年入党,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解放后在广州军区任职。小妹夫詹才芳,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并入党,1955年授中将衔,曾任大军区正职、中顾委委员。侄子杨欣(烈士杨道生之子),1945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长期在中央军委、总参任职。真可谓烽火杨家将,一门忠烈,"尽革命中人"。

她有着英雄般的传奇人生。杨书记1916年出生,从小深受母亲和二哥影响,母亲时常读进步书报给她听。二哥在清华大学读书,每逢寒暑假回来,都会告诉她革命的道理,使她对革命前景充满憧憬。后来她求学到北平,1937年春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华光女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冬,她毅然随二哥从西安步行900多里路奔赴延安。一路上,气候异常恶劣,还遇有凶残的土匪,她脚上长满了水泡,腰又摔伤,备尝艰辛。到达陕北后,进陕北公学,同年12月入党。在陕北公学第一次上课时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度赞扬了知识女性参加革命的意义,使她倍感振奋。延安时期,她既学革命理论又学军事知识,还学会了纺纱织布。1938年7月,党派她到武汉,在新四军作民运工作。1940年6月,她调任盱眙五区,后又转移到阜宁八区,在敌伪大扫荡中,经历了多次惊心动魄的战火考验。抗战胜利后,她任淮安石塘区委书记,后调往华中工委,渡江后到苏南,曾先后担任苏州市产业党委副书记、吴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她有着金子般的高尚情操。杨书记离休后,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精神和正直认真的品性。她居住的老房子没有装修,坚持用土灶烧饭,那些废弃的木头都不扔掉,用来生火。1990年家里简装时,连个油烟机都舍不得买。她的女儿因企业倒闭失业在家。她唯一的亲外孙大专毕业,盼望外婆帮助说句话,她依然不向组织开任何口。地方党政领导慰问她时,她从不提任何要求,却十分关心吴江地区的进步和发展。

史证其人。杨书记少小投身革命,老来保持晚节。她那种不畏艰险、坚守信仰、甘愿付出、耻于索取的境界,不正是红军本色的生动体现吗?!

杨晶明书记于2016年11月30日逝世,真正是吴江地区唯一的年过百岁的老红

# 吴承恩墓发现始末

徐怀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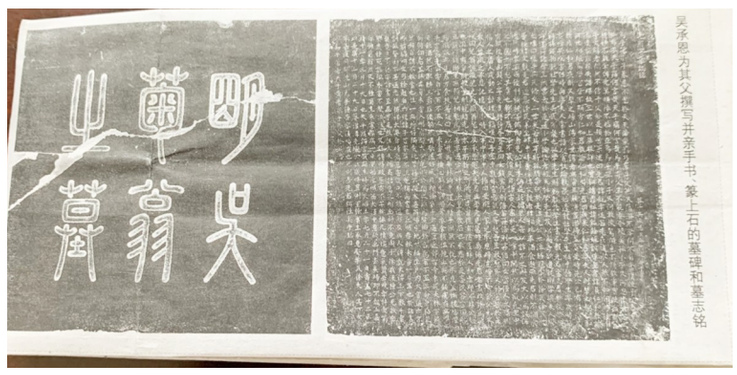
不久前,我参加了追思老文史工作者何杰先生的座谈会。

何杰,生于1934年10月,因病于今年4月1日去世。他生前系小学语文高级教师、文史工作者,是首位确认了吴承恩父亲的墓碑并找到了吴承恩墓的人,曾参与吴承恩故居、文通塔、镇淮楼、韩侯祠等多处古建筑的修缮、恢复、保护工作,撰写了多篇淮安文史方面的文章。

会议的主持人让我讲一讲何杰先生寻找和确认吴承恩墓和吴承恩父亲的墓碑的经过,那是因为我曾受何老之托,实地采访了发现墓碑者、挖墓人和收藏刻有"荆府纪善"字样的吴承恩棺木前站板(俗称"棺材头子")的木匠。我撰写的题为《亲历者说:吴承恩墓发现记》的文章刊登于2021年6月20日的《淮海晚报》头版,后又被《江苏地方志》(2022年第2期)刊发。

我与何杰先生相识于2021年春天在河下古镇的一次聚会,人们都称他为"何老"。交谈中,何老向我讲述了他当年寻找吴承恩墓和确认吴承恩父亲的墓碑的往事。何老还告诉我,关于他寻找吴承恩的茔地、碑石、棺木一事,中央电视台、《扬子晚报》等媒体都曾采访过他,遗憾的是没有采访当年发现墓碑者、挖墓人和收藏棺木前站板的人。他建议我去采访他们。何老将当年向他提供墓碑线索的学生郭井爱的住处告诉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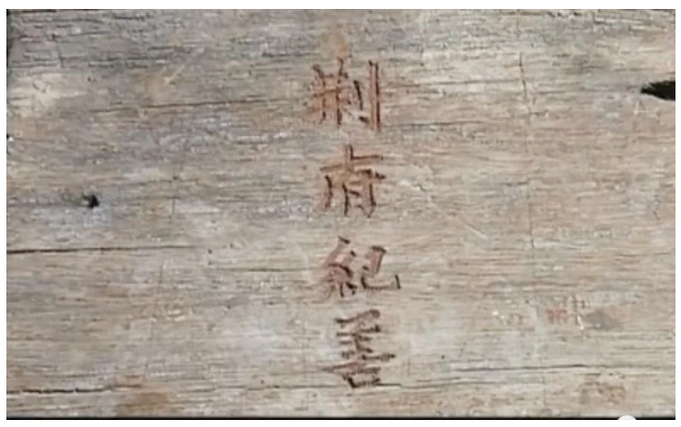
前些年,我在石塘二堡寻访大运河淮安区段石涵洞、码头、渡船时,听闻了关于发现吴承恩墓、棺木和其父亲吴锐的墓碑的事情,后来又有当事人何老的讲述,采访线索越发清晰。我利用节假日骑车来到吴承恩父子的墓地所在地——淮安区石塘镇二堡村郭大庄,找到当年向何老提供墓碑线索的郭井爱,通过郭井爱又找到了挖墓人郭井中和收藏吴承恩棺木前站板的木匠吴顺来等当事人。为还原近50年前的"发现"经过,我先后十余次骑车来到淮城、石塘、二堡、马甸、马东等地,采访了20多名当事人和知情者,基本上弄清了1974年秋吴承恩和其父亲的墓地、墓碑的发现始末。



吴承恩为其父撰写并亲手书、篆上石的墓碑和墓志铭

1974年11月初的一个早晨,何杰刚跨进教室准备上课,就听到教室外有人喊:"何老师,'吴承恩'找到了。"何杰一看,是学生郭井爱。郭井爱告诉他,在郭大庄郭井锋家的猪圈附近发现了刻有"吴"字的石碑。何杰赶紧跟着郭井爱一路跑到离学校500多米的郭井锋家。何杰蹲下身子仔细观看石碑,发现石碑上刻有篆书"吴"字。他赶紧擦掉石碑上的猪粪和泥土,发现还刻有"明菊翁之墓"等字。

见此碑文,何杰喜出望外,他断定这就是吴承恩父亲的墓碑。他当即向大队报告,大队又向公社报告,公社又向县里报告。当天,淮安县文化馆派人前来调查,确认了该石碑为吴承恩父亲的墓碑。站在一旁的郭井中主动告诉大队干部,他家还有一块石碑(后经考证是吴承恩为其父吴锐写的墓志铭)被掩埋在草堆下。大队随即安排郭井道、郭井祥将两块石碑运到县文化馆。接收石碑的人员还安排他们到淮安饭店吃饭,并给他们每人5元钱作为奖励。



图为吴氏茔地出土的吴承恩棺材半截前挡板

据郭井爱说,当年,何杰老师在课堂上曾多次告诉他们,吴承恩墓可能就在村庄附近,若发现带有"吴"字的石碑、木板等物件,要立即告诉他。何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曾了解到,吴承恩祖上在二堡一带有田,其去世后就葬在淮安城南吴氏"灌沟先垄"(灌沟后因整修水利而废,在吴承恩墓南约250米处),其墓在其父墓的西南侧(旧俗称为"父抱子")。郭井爱一直把何杰的话记在心里,无论到哪里都十分留意。那天,他路过郭井锋家的猪圈时,突然发现一块石碑,上面恰好有个"吴"字……

这两块石碑是郭井锋、郭井中等人前一天晚上从一个无主坟中挖出来的,坟墓里共有三口棺材,其中两口棺材被运到大队用于制作农具,另一口棺材被郭井锋、郭井中等人卖给马涵洞中学用于制作课桌、门窗等物件。有一天,木工头子吴顺来用平板车将剩下的碎木头、刨花拖回家烧火,见平板车上缺了一块板,便顺手从木材堆上拿了一块木板铺在车上。这块木板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厚约3厘米。到家后,他将这块木板连同碎木头堆放在灶膛口。他妻子见这块木板厚实光滑(背面),便顺手用抹布擦了擦,当作了粮缸的缸盖。

1981年,何杰参与了吴承恩故居和墓园的修复工作。当时,他和同事们顺着1974年发现石碑的线索,找到了挖墓人郭井中等人和木匠吴顺来。吴顺来从厨房里拿出了那块被他带回家的木板,翻开一看,上面赫然刻有"荆府纪善"4个字。后来,为找到"射阳吴公灵柩"等字迹,他们还查看了许多黑板、课桌、门窗等物件,无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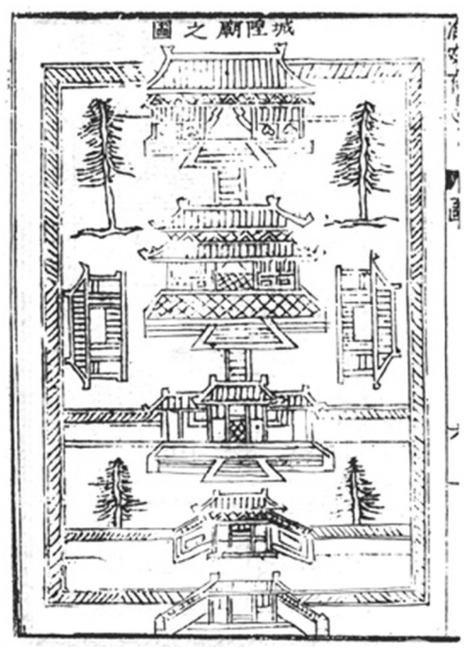
我写好稿件后,特地打印好送给何老审阅,并将采访中拍摄的照片和记录给他看,他审阅后在稿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追思会上,其他人还深情回忆了何老为竖立黄土桥抗日纪念碑、修缮文通塔所作的贡献。

一位研究吴承恩的专家说,如果不是何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现了吴承恩墓并确认了吴承恩之父吴锐的墓碑,吴承恩父子墓很可能至今还是个谜。

# 闲话淮安府城隍庙

赵 娟




万历《淮安府志》中的城隍庙

城隍,是中国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城隍本指城墙和护城河,是守卫一个地方的重要建筑设施。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因为它关系到一方的安危,自然成了人们敬畏、尊崇和祭祀的对象。城隍产生于古代儒教祭祀而经道教演衍的地方守护神。据研究《周礼·郊特牲》所说"天子大蜡八,祭坊与水庸",是祭祀城隍的开始。但那时尚无如后代的城隍神与城隍庙。祭祀城隍神的例规形成于南北朝时。唐宋时城隍神信仰盛行,宋代列为国家祀典,成为官方规定必须祭祀的神祇。元代封之为佑圣王。明初,朱元璋命天下府州县皆立城隍庙,敕封天下城隍神的爵位等级,分为王、公、侯、伯四等。京城为都城隍,封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城隍为显圣王、临濠城隍为贞佑王、太平城隍为英烈王、和州城隍为灵护王、滁州城隍为灵祐王,秩皆正一品;其余各府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监察司民城隍灵佑侯,秩正三品;县为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正四品。后各地又都削去封号,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所立城隍庙的高矮大小规制,与所在官衙一样,几案皆同。岁时祭祀,分别由皇帝及府州县守令主之。明太祖此举之意,"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幸免"。

淮安府城之内城隍庙有四所:淮安府城隍庙,在漕院东;山阳县城隍庙,在河下以北之河北镇东里;淮安卫城隍庙,在老城东门内,康熙五十八年淮安卫洪奇建。大河卫城隍庙,在大河卫城隍庙新城内。

淮安府属各县都有各自的城隍庙。《光绪淮安府志》卷4《城池二》:盐城县城隍庙在盐城东门外,阜宁县城隍庙在盐城东门外,安东县城隍庙治西南,一在金城镇。桃源县城隍庙治西。《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3:《旧县建置》载:清河县城隍庙原在治东半里。《新县建置》载:清河县城隍庙云昙口,乾隆二十六年总河高晋建。县城隍庙水渡口,乾隆三十九年总河萨载建。又二庙,在王家营(有城隍行宫)、草湾(嘉庆二十一年重修)。

此外个别没有城池的地方也有城隍庙,上述清河县一些城隍庙即是如此。淮安车桥也是这样。潘亮彝《车桥闻见记》云:"车桥之太平庵,即城隍庙也。无城池而有其神,乡人疑之。先君子(潘德舆)曾历证经史,以为古逐厉之义,为书与鲍子镜山,载集中,迄今无疑者矣。"

淮安府城隍庙在漕运总督署之东。《光绪淮安府志》卷3《城池一》《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2均记载:淮安府城隍庙,在漕院东,明洪武三年,封庙神显佑公。因为城隍又属于道教神祇,所以庙由道士主持。

府城隍庙经过多次维修。

《正德府志》卷11:淮安府城隍庙在郡治东南。宋绍兴间创建。政和九年久雨,淮溢入城,郡守祷之,雨霁水退,请赐庙额曰"灵显"。洪武永乐间,镇守淮安都指挥施文赞知府范中重修。岁久倾圮。天顺八年,知府杨昶礼劝义民常彦斌等重建。正祠三间,后寝三间,廊房东、西各二十间,仪门三间,门楼一座,大门三间,斋室、厨房各三间。

金铣《淮安府兴造群祀记》:天顺五年秋,以水部主事杨公知淮安府事。未上,谒城隍而誓之。覩庙庑摧剥,其心蹙然弗宁。……国恩之外,捐俸金,市布帛,以济一时之乏绝。群祀次第撤而新之。城隍庙庑之倾者,正之;缺者,完之。

《天启淮安府志》卷9:府城隍庙在军门(即漕运总督署)东。洪武三年,封显佑公,府曰公,州曰侯,县曰伯。本庙后东西能达,为居民拥塞,知府宋祖舜清出。

曹镳《淮城信今录》:(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三日戊时,城隍庙正殿失火,由一茎香落供案上,炎炎而起,屋宇神像俱烬。是年五月,府上坂李家老槐树亦殒于火。皆劫烧也。城隍庙殿后得朱鉴亭捐赀重建,并修理全庙,通用银五六千两,诚为义举。事在五十三年。又云:城隍庙,在漕署东数百步。建自唐时,气象宏钜。明洪武三年封显佑公爵,本朝加封,因其号。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殿宇火毁,五十三年,邑人朱我观捐资重建。朱我观盖即朱鉴亭。

《信今录》又云,嘉庆末王氏当典也曾修过:王霖苍开府上坂永茂典,有雌狐为祟。丁丑正月二十三日酉时失火,大炽。二月十一日未时,又火又炽。他出力重修城隍庙,以为忏悔。是后租沈姓厅堂余房,堆置货物,及九月九日戌时,沈屋又火,尽毁所置之物,延烧祖楼,世传珍贵之器物一空,真诧事也。楼五间,铜墙铁壁,俱成灰烬。

府城隍庙中有摹刻朱熹墨迹的白屏六扇。

《光绪淮安府志》卷37《古迹》记载:朱文公墨刻在府城隍庙寝殿屏风上。《同治山阳县志》卷20《杂记》亦云:朱文公墨迹在府城隍庙寝殿内。白屏六扇,上书系辞,共一百字。系蔡元定刊。笔势崛崒,墨沈如新。

范以煦《淮流一勺》记载:朱文公墨迹朱子书《说卦系辞》在郡城隍庙寝殿。计《系辞》上传"易有太极"至"吉凶生大业",下传"古者包犧"至"以类万物之情",中脱"近取诸物"二句。说卦传"天地定位"至"易逆数也"。行书,一百十九字。下书朱某书。蔡元定刻此碑,本在常德府学。又刻於嘉定尊经阁,不知何时摹入吾邑庙屏。志称"系辞一百字",非也,乃木屏摹刻耳。

程锺《淮雨丛谈补编》卷下《朱文公墨迹》云:郡志"古迹"云:朱文公墨迹,在旧城府城隍庙寝殿内。白粉屏六扇,上书《系辞》共一百字。系蔡元定刊,笔势崛崒,墨沈如新。余按屠龙《考槃余事》第一卷所载宋帖目,有"易系卦辞语,晦翁书,蔡元定刻于湖广明伦堂。"又明帖目载:"易系卦辞说,朱晦翁书,在湖广,石久漫灭。正统间,知府周鼎重刻,教授刘庆有跋。"观此,因疑吾郡庙屏所刻,殆是摹本,未必文公手迹也。但不知何人所摹,何年置此耳。

府城隍庙又经常为议论和办理公事的地方。

明朝灭亡,淮安得知消息,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军门路振飞与镇淮总兵官抚宁侯朱国弼,集士民文武于城隍庙,歃血为固守之盟。

一日,军门(路振飞)令各坊严搜贼,侦探得七人,斩之。时有诸生顾某叩门求谒,屏左右曰:"夜观乾象,帝星下降凡七日矣。"军门大惊,叱为狂生。至夜,复招之入,问从何知之?生曰:"天象示变,万无一失。"军门愀然曰:"适都中人至,如汝言,幸秘之。"后数日,有北京逃来指挥二人,言都城已陷。军门恐人心动摇,诘之曰:"汝从通州来,安知京城事?"遣之去,而泪痕已渍襟袖。远近喧传,乱如鼎沸。四月杪,贼帅武愫至沛,军门集士民出。三月十九日,报于袖中,众视之大哭。军门曰:"时事若此,董贼又至,尔等不必恐惧,且随我杀贼。若不胜,缚我出献,以赎尔命。"众复哭,义士刘应举投袂而起,请自效,众从之,军门给札副奖之。二十九日,军门与镇淮总兵官抚宁侯朱国弼集士民文武于城隍庙,歃血为固守之盟。留漕粮四十万石及浙江、福建饷银二十万两,工部差送太仆寺马千匹,以备军需。

《信今录·丙午春荒》记载,官府曾于此放赈:乾隆四十六年后皆歉岁,至五十年大旱,连数省,而山邑洞下之田,却为有收。奈商船搬运,四散而空。寒内米价日高,至次年春,升米至五十文,百物皆绝,中产之家,尽食麦麸野菜以度命。饿殣载道,凡空旷处积尸臭秽不可闻,稍留残喘,唯以抢夺为生。街市不敢携物而行,郊野更甚。羸者乞食,挤入门终不肯出,呜呜之声惨不忍听。漕台毓公奏留江西帮粮数万石,交地方官于二月初开厂出卖,人有生望,奈厂员胥吏奉行不实,俄而二十八文,俄而三十三文;升渐缩而小,一人只许买三升,又改为一升。先买票,后取米,多所周折。穷民操钱争买,每日必挤死数人。设厂在城隍庙,其门外石狮挤倒压死数人。究竟得买者十居三四,余仍空回。又劝谕富户卖米,富者概不乐从。乃议各出钱,诣清沟买米接卖。沈姓借出千贯文,后归还六百贯,余可类推。伊太尊属绅士料理,将官役撤回,较为妥便。然杯水车薪,所济有限。孑遗之辈,届麦熟稍苏。而瘟疫大作,死者又加倍焉。其实上年本邑腴田为有收,富者愈加富,而陷于死亡者皆贫人也。

府城隍府的异事:

《信今录》云:(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月十八日未时起,龙风飞瓦走石,城墙括倒一段,在火药局东。瓦屋掀翻无数,草房什器翔舞满天。府学东角门一扇,吹向殿台上,打断石栏一根;察院大门一扇,吹落周家桥野地上;城隍庙鸱吻落数百步外。迄今人犹诧言之。

《茶余客话》卷14记载:城隍庙两廊,塑皂隶像数十。数年前,忽夜出作祟;邻女有被蛊至死者。愚民祭祷,日数百人,逾年不止。后有老成人数辈,纠合乡人,持杖击碎竖像,焚躯,投之运河。从此寂然,人心始安。

《天启淮安府志》卷24《祥异》和《乾隆淮安府志》卷25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月初七日雨后,本府城隍庙门内,合抱椿树自焚。

府城隍庙泥塑木雕很多,年深日久,阴森可怕,显得很神秘。据说有的当官的审理案件,会到庙里求神相助。先一天有到庙里住一宿,叫做宿庙。《施公案》《五美缘》等小说中,都有这方面的情节。

府城隍庙原在院东街上,大门朝南。1958年马路拓宽后,院东街成了镇淮楼东路。庙占地面积很大,解放后在里面修建一座工人大会堂,成了淮安区总工会的驻地。前边曾有一大水塘,后来也被填了建上房子。在它西边拆出了一条韩信南路,大门即改了向西。